



世說新語舊序

劉應登序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
覩已說爲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
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槩
舉如衛虎度江安石教兒機鋒似沉滑稽又冷類人
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
剽以一言半句爲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
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



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
淺俗奈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槃
槃一老出其遊戲餘力尚足辦此百萬之敵茲非談
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
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剗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
授梓廼五月旣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爲
序

袁聚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
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爲此
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
分釋其義詰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藏宋本
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
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亾於
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
亭之集詠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

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
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
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
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爲多非強
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遂爲終身品目故類以標
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
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
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

也吳郡袁褰撰

王世懋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想見其爲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風流曠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漑述爲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儻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脾尚書爲之含笑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宐乎

蓋晉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
近言者也余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箱鉛
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
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明終乎闕疑以
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旁綜前無古人裴松之
三國志註差得比肩而頗爲俗夫攬入叔世之談恨
不能盡別淄澠時一標出以洗卯金氏之寃初雖闕
之帳中旣欲公之炙嗜而叅知喬公見之亟相賞譽
卽授梓人爰綴末章叙所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

二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爲風雅之臯人乎萬曆庚辰
秋吳郡王世懋書

世說新語目

上卷上

德行

言語

上卷下

政事

文學

中卷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中卷下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

豪爽

下卷上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十言新言
寵禮

任誕

簡傲

下卷下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僇隙

世說新語目錄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植漢

桓之未闡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為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

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

辟雖不就及其歿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

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

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

師也車上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

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

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穎

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

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帳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

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

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

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

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

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

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

童齒薦陳仲舉於車不停軌鸞不輟輶詣黃叔度乃

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

不濁易見不
清難知故是
能言本語

云奉高而
易挹四字有
味不宜去
此復何德行

之泰曰奉高之器譬
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

已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

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

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

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

令太丘長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

高名並著而弟謙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

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鯤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時

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

奏五百里賢人聚

六龍語鄙
元註有五百
里內復不可
少

意是尚覺此語為煩

家翁語

巨伯固高此賊亦入德行之選矣

寫得可觀

客有問陳季方

海內先賢傳曰陳謚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

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可

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

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

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

與季方子孝先

陳氏譜曰謚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

各論

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

兄季方難為弟

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

值

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

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

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

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

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

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

龍尾

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見

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

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

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

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

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歆蜡日禮

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

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

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嘗集子姪燕

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

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

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

閱世而後知其難賴有此語管勝華華復勝王人不可以無辨

名

捉擲未害其真強生優劣其優劣不在此

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
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
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
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
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
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

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
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
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
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
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
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
其誠至
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
如此

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
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

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
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斫

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

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母故陵遲不仕年尚

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
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
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

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
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
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
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
何患不治乎竝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清
士竟斤吾卷上之上六

六十而仕不
嘗為太保
曠達之人而
稱其至慎老
賊復自有見
也

又與忤物致
惜斯鍾會意
別

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
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
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士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
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
宗乎每與之言言及遠而未嘗
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康集
敘曰

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溪其先避
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
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
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
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
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
魏長樂亭主婿遷
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

泣備禮

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
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

簡要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
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
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
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
食然顛顛哀
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仲雄曰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
仲雄東萊掖人漢城
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
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
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
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卿數省王和不

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

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

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晉陽秋曰世祖及
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彞

位至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

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

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

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

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中清遠將無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

能傷人瘠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設瘠不形視聽不衰不

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

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

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

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

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

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此語可入佛經註疏第已奉不足中表恨偏

或從祖語似同時

形容甚至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
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
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
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
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
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樂廣

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
其飴之公常攜兒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兩頰所著能
幾足哺二兒
兒非甚小在

後竝得存同過江

郝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
人漢御史大夫郝慮後也少有體

正貌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
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司
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郝公亡翼為剡縣
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

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周氏譜曰翼
字子卿陳郡

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
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

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

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
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

不可謂無

氣不絕耳

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通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

王隱晉書曰祖

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温嶠薦

為光祿大夫

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

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督幽州諸軍

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

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

永嘉流人名曰鎮字

康時陳畱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

王丞相

往看之

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曠

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

興郡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

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

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

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

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臣父清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

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

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日向為

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

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

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儻兩兒盡死不如

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

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

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

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

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謂繫兒樹上者喜談全姪而甚之也使其追及任所能行何事於繫言繫者謬罪繫又非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

長子也仕至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

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

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
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
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

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
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簾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

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

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

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
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
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

庾公乘馬有的盧

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

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人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 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

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

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

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

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汝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

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青布袴，在兄

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

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

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彞，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

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

若，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充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懃，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

淫祀。

劉尹別傳曰：倓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

謂外雖不言而未嘗中無分別，即陽秋之意。

使人想見其
度益歎其真
後人矜飾臆
廢皆當媿死

神明故曰丘
之禱久矣

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
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荅曰我

常自教兒

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
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竝

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
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
邪安石之旨同
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

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
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

撫軍輔政太司馬桓温廢海
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

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

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

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

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宣別傳曰宣
字子宣陳雷

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
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
侍一無所就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
中興

年五十四卒
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
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
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
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減五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

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
范笑而受之

○

人生至此足稱寡過更以尚主為嫌耳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
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王氏譜曰
獻之娶高平郝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
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
主遷中書令卒

少五椀即不為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
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

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恠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

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

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

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

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

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

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

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

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荆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

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

企生荅曰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

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

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

武竝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

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

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

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而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

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

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

人父康，有奇才，雋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

限哉此母亦以是傳

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

周祇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

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峻志存格。王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二州刺史。忱字元達，北將軍坦之弟。四子也，甚有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簞，因

無緊無要有標有度謂只有此席無餘席也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

未詳

家至孝，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

如此細事寫得宛至更有不厭

賊出吳郡

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

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

袁府君

山松別見

即日便征

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

子

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偷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

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

道助

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

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

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

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

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

本為二吳孝行而韓母在焉善觀人者也

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軟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

也

失次序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間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竝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

奉高如此不足道奉高見一士乃以堯聘許由自比亦非

由面無作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

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饈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汗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

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闕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

也

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邪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竝明陰繫於陽

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

也

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

此語極未易正是充勝

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
奇之大中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踈

踏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

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

此與後鍾毓
鍾會事同疑
只一事訛而
二之後可刪

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命曰
異童子也大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
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
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
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
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

語自可傷

奕基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歿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基不起若在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文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

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

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廙注繫辭曰金至

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何有高明之君

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

相荅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荅元方曰昔高

宗放孝子孝已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

而死天 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

下哀之 妻生子曰伯邳乃諧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

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 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董仲舒放孝子符起

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未唯

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

荀爽一名諱漢南紀曰諱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

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乘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而至三公

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日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

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日昔者

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

春秋傳曰

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

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

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

搥槲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

典略曰衡字正平原人也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

勤不能相遠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賤稱其

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

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

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搥槲蹋地來前躡駁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

只如世說自

可增入脫衣

無害但覺度

者在前極是
辛苦彼鼓吏
易衣豈必在
前耶

孔語倉卒為
操掩羞固當
有此

十言 齊言
恍惚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
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
立徐徐乃着岑牟次着單絞後乃着幘畢復擊鼓摻
槌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
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槌
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
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
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
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
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魏武慚而
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
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蜀志曰龐
統字士元

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
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
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
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
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
豈知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
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帥中郎將從攻洛
為流矢所中卒
德操曰
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
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

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
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吝君之意
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道如此嘗有妄
認徽豬者便推而與之後得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
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
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
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
士元斤五八卷上之上
二十三

稱是邪微歸刈頭箸憤出見琮左右見微故是向老
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微乃謂曰卿真不可
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
箔者微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贖人者
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微曰人未嘗
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譚劉
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
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
破為曹操所得操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
欲大用會其病死

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再往
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
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
自比衰刑自此立夫子蓋行邪母落吾事

原憲桑

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
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

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
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
憲不忍為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

奇此乃許父

許由巢父所以忼慷夷齊所以長歎

孟子曰伯夷叔

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
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雖有竊秦之爵千

駟之富

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
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馬孔安國曰千駟四千
匹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

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

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歿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荅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

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得申帝顧左右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

大笑卽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荅曰臣誠

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

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卽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穉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

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二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

繇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

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

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

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

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

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

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誅時年四十一

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

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暘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

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

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

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有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魏略曰何

不足辱言語之科

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

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鬚鬚不多間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卿瞳子白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

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

本語量狹文
采支離可恨
爾

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所勇驚而愛士知難而忍耻與之野

恨量小狹趙
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

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

寸管能測徃復之氣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

何必在

世說新語
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

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

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

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

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

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王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大尉為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

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嶺山中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猶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

語意疎直

倉卒對乃妙絕佳對

向之此語如負叔夜

世說新語
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
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
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
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禪王

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

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

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

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

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

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所害奮答曰臣

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

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

有才整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為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二十九

謂其作勞過多畏見月而喘直常語耳

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

於仄陋采賢備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

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

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

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

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羗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

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得無諸君是

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

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襪事明日或問濟曰昨

游有何語

還樂令

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

虞預

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

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

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

中尚書左僕射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我與王

安豐也

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

物所宗

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雋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

太孫子荆

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僕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

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各吾自狀之曰天

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

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竦巍以

嵯峨其水洿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按三秦記語林載蜀

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

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冲曠加

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

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

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

晉百官名曰司馬又

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

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

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

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荅曰豈以五男易一女

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

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以憂卒

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

一語坦然敬服之

最得占對之
妙言外謂下
鹽鼓後尚未
止此第語深
約可以意得
難以後賞耳

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
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
內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

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鼓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

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

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
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

曰嘗聞壯士不病瘧
大將軍反病瘧耳

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晉百官名曰崔豹
字正熊燕國人惠

帝時官至
大傅丞

元帝始過江

朱鳳晉書曰帝諱獻字景文祖伯封琅
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

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
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

謂顧驃騎曰寄人國

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

耿毫無定處

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
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

亳今景
亳是也

九鼎遷洛邑

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
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

願陛

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

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
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顛

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媿也汝南
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
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
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

世克斤吾

卷上之上

三十一

極鄙而隱

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

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

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周侯顛中坐而歎曰風

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

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

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

樂乎曰先艾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日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似癡似癩似多似少轉使柔情易斷非丈夫語然非我輩未易能言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

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

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與敬以亞父

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

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

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

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

世說長處在寫一時小小節次如見可想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

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

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因謂同坐曰昔每

之騏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

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

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

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體小不

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

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

賀循別見

不徒東南之美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閔寇戎志存本朝

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

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

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禪所害

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

援知漢光之可輔

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覲之志彪

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今晉阼雖衰天

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

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

立之功豈敢辭命

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

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

中興忼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

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

此處大少彷彿

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歛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

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

敦作逆伏誅

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

鄧粲晉紀曰初

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

王丞

相詣闕謝

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

司

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

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

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

解得精賞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上

三十五

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
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可以逃敗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

煩

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
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

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迥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
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
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
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
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
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
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舍

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荅曰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
偉善於俛仰應荅精神足

以蔭映數人深自持
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

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
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

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尸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有味外味

摯氏世本日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
父育京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
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
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表雖故不宜與小
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豹
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

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

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

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摯氏世本日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

荅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

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

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

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

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

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

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

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

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

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

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

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

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
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
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

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
虎卽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架
娑法服 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
龍勒從弟也征
在焉 伐每斬將奉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
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
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
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
人鯤之子也齟齬喪兄哀慟

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嗒之尚號叫極哀旣而收涕告
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

史刺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陶氏敘曰侃
字士衡其先

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舉孝
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
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
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
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
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
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
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北吞石虎
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
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
業則雖歿之日猶生之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
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日子如不
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

似厚似譏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上 三十八

以事君非人情必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荅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

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

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

不異蓬宇也或云下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

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

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荅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

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齊

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

莊何字荅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

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

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

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

慕莊周邪放書荅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

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

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荅恐不

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

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

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

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

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

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

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暘氏族所出未詳法暘

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時人以經略許之兄太

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

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

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度懌侍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

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

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栢梁雲構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

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

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

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

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曰會稽王令德

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

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

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鑿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

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豐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

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衛詩也爨長一

丈二尺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

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

謂宜遜會稽王也

寫得沁至正在後八字耳若止于桓大

此語安得如此悽愴

兩得詞體

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

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

人伐蜀拜表輒行 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漢書曰王

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樊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

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

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勲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簡文登阼復入太微

帝惡之

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

甚憂 時郗超為中書在直

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

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

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

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

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

庾闡從征詩也

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續晉陽秋曰帝外壓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似譏不見也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

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清言徑造

簡文人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

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

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

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廩

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

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雷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

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暘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

高視世外

自家潦倒憂及兒輩真鍾情語也此少有喻者

十日來言
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
勸學召見宴驅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
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爲撫軍叅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

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卽車騎掾元子也

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齟齬而佳小心敬慎十
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竝
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
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
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歿子產以爲無與爲善自夫
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
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
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

重一語故悲

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
愴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
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
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

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
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
掾中書郎以後父贈光祿大夫
王謂劉曰卿更長

進荅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

問何意劉曰不爾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
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

深于談者有
深有淺其義
常解不能盡

以其名家意
想其佳耳
意似不滿

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又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

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

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

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

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

不謂真長玄度有此謬談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

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

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

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

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荅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

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對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

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

右軍之言真當時之盛右謝傳引秦喻晉亦不類矣

有女子風致
愈覺撒鹽之
俗

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化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

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

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弟二

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

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

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

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

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

丞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

至譽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

將徐兖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

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領大著作掌

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

善尺牘桓温在荆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

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

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

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

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

歆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微君終

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

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頌劉

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

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土

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

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

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

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

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

世竟斤吾卷上之上

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中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

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

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

壻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頻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

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兖二州登北固望海云南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山便自使

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處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

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

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之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

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

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

傳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

今復名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也安以問子弟車騎也玄

荅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

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

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揚子不

過斤合當有旨不玄荅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劭小字徐廣晉紀曰劭字

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度

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

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

刺仕不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得志也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

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竝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覺日月清朗

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

頓於是高侍中往

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懼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

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

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

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

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

阿鄴崧小字也

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

安南謝奉別見

都下諸人送至瀨鄉

將別旣自悽惻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續晉

贈然銷魂直是注情語耳亦有能言

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

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吠川自言見止足之分

中興書曰綽字興公

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

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

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會賓僚出江津望之

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

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工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

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汝濱有行

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

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故不如

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

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

此亦獻言謂
工公清德自
佳而已不知
銅雀妓可以
娛人耳目
此正墮淚之
言人不能識
耳

如此四字極
其無謂亦有
可思

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與霞蔚

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

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

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

呂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昨盡昌

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

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

左右啓

依常應臨帝曰哀至而哭何常之有

甚達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續晉陽秋曰寧

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

書陸納兼侍中下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

執經中書郎車胤

丹陽尹王混摘句

車胤謂袁羊曰

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

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

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

江夏相從桓温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

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

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

山川自

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會稽郡記

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

柏摧榦疎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

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對易問難他人無此懷也

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曰道壹

壹文鋒富贍係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倚蔚枝

踈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

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

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張耳後

小兒學語體格未成利錐書袋面目可憎

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符堅更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

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

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

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

問哭近駭荅故當俳

潘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

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

艾榮征西僚屬名曰毛玄字伯成穎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

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

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

有才會終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

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

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荀顛荀勗脩定法制樂則

未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

穎發英荅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

多譏

代佛何默小沙彌故俊

恨甚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見二門公甚相愛美

謝女譜曰重女月鏡

適王恭子愔之

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

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

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

稱東府

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阿甯王恭小字也

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

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

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

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

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

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

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

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

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

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

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

王司徒傳曰王

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

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

置紆曲方此為劣

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温嶠議徙都豫章以

卽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

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

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

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

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

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

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

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日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

曰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

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

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
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
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
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
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
何處有人荅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荅曰

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

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
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
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
故以秋
興命篇 玄咨嗟稱善 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
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

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
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
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
荅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
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

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
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
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

嘉初散騎郎徵 謝荅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莊子
云漁

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
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
力而歎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
脩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

者乎
卷上之上
五十六

將不猶將無也

五言律诗



